

明天的战略

汉森·W·鲍德温著

明 天 的 战 略

〔美〕 汉森·W·鲍德温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译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Hanson W. Baldwin

STRATEGY FOR TOMORROW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70

根据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 1970 年版译出

明 天 的 战 略

〔美〕汉森·W·鲍德温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75 插页 3 字数 230,000

1974 年 10 月第 1 版 197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3171·131 定价: 1.15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军事评论家汉森·W·鲍德温广泛论述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的著作。

作者曾任《纽约时报》军事主编，同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关系密切，他的评论和著作经常反映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意向。本书是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持下撰写的，出版于1970年。

本书叙述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教训”，分析了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估计了本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世界形势，提出了美国今后的总战略。作者认为：未来是一个“多极争霸”的世界；中、苏、美的发展将决定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国“巨人”发展起来会使全世界“战慄”；苏联是美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对手；欧洲对美国具有“存亡攸关”的利益，美国“不能没有西欧”；中东的石油资源和战略地位对美国“极其重要”；亚、非、拉一些“爆炸性”因素将会严重地影响世界局势等等。作者忧心忡忡，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是美国继续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或是走向下坡路的“大分水岭”。迫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作者供认，美国的“利益”虽是“全球性的”，但应有“重点”；因此，必须“修改”和“调

整”美帝过去的战略。他从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和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出发，根据地理政治学等反动观点，竭力为美国统治集团出谋献策。提出今后只能是依靠美国“优势力量”和“地区性联盟共同努力”的“均势政策”。要推行这种政策，就必须制定一种适应新形势的“明天的战略”，即一个“以导弹核威慑力量优势为重点”的、“以海洋战略为基础”的战略。主张美国在今后的战争中，要充分发挥“技术”作用，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绝不搞“人力升级”；在战略核优势的庇护下，准备打各种战争以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多边“军事干涉”的同时，进行“政治干涉”等等。

本书比较露骨地体现了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反映了当前美国统治集团的基本战略思想。本书出版时，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曾发表评论指出，作者的战略思想“同尼克松和莱尔德的国防计划的方针是一致的”。作者搜集了不少关于世界各地的形势、美苏之间的勾心斗角、美苏两霸以及有关国家军事部署等方面的材料。它对我们研究美帝对外政策及其全球战略，是一部可供参考的反面资料。因此，我们将原著内容全部译出。译文和我们所加的译注，有错误或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

1974年5月

目 录

一	人与力量·····	1
二	关于新近的历史·····	15
三	明天的世界·····	57
四	巨人在紧张中·····	95
五	这是我们必须防御的·····	111
六	欧洲的防御·····	168
七	地中海和中东·····	206
八	苏伊士之东·····	243
九	亚洲和广大太平洋地区·····	296
十	明天的战略·····	364
附	录·····	427
致	谢·····	432
关	于作者·····	435

一 人与力量

当美国人厌恶战争、全世界都在谈论裁军和缓和紧张局势的时候，我却要歌颂武器和军人。

这是有理由的。

人没有希望和幻想，就活不下去；人所追求的，又总是要超过他所能得到的。

然而，在整个历史中，某种形式的战争——有组织的武装冲突——一直是人类习性最顽强的和反复的表现，这种习性就是以武力作为最后的论辩。战争是被人类相沿成习了，它肯定将继续是世界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本书所论述的，是关于战略——特别是关于军事战略——的问题，并且是以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论断为依据的，即任何形式的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心理的、物质的、道德的和精神的，都是国际和人类事务中的决定因素。现在如此，今后依然如此。

强调力量的现实，强调冲突的必然性和未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不应成为悲观失望的理由。承认现实，丝毫也不含有深恨痛恶世俗的意思。深思熟虑的实用主义者，似乎要比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者更能达到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凭空许愿的政客，又似乎较现实主义者更易成

为一个导致灾难的“穿杂色衣服的吹笛人”^①。

仅仅反对战争是不够的。自从吕西斯特刺忒^②那个时代以来，虽然一直不断地反抗暴力，但战争还是持续地发生。当代的和平主义者斯波克斯博士之流，历史上并不罕见。可是，现在还有谁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曾经发誓不为国王和国家拿起武器的牛津大学学生们呢？相反地，美国人民的厌战情绪（在半个世纪内，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越南以及许多规模较小的流血事件中），却确实经常地表现为求助于有组织的暴力。一些“小型战争”，如学生的反抗运动、种族纠纷等，反映了人类对于暴力生来就有的倾向。

不管许许多多诚心实意但理解错误的人们怎样想，研究战争并承认战争是一种层出不穷的现象，这本身并不是鼓励战争。说得更恰当一点，明天的希望，不是取决于如意算盘、“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取决于洞察事实的真实情况、有系统的分析（说明什么是值得一战的、什么是不值得一战的）以及研究怎样去减少战争发生的次数和限制战争的范围。

一个没有战争的美好新世界的幻想，在人们所能记

① 英国诗人勃朗宁(1812—1889)一首同名诗篇中的人物。他用笛声将汉姆林村庄的老鼠诱至河中溺死，由于没有得到报酬，他就用笛声将该村的一百三十名儿童诱至一座山中，把他们永远关闭在一个洞穴里，作为报仇。因而把他喻作灾星。——译者

② 吕西斯特刺忒：原词 *Lysistrata* 意即“取消战争”。这里是指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 446—公元前 385)所作的一部喜剧，也是该剧的女主人公名。该剧于公元前 411 年开始上演，主要描写雅典女子吕西斯特刺忒反对战争。——译者

忆的范围里，已经不知有过多少次，而今天竟有人再度使它出现在美国人民的脑子里。

许多人民——他们受到挫败，被激起了怒火，厌恶战争——期望着一个和平新纪元的曙光。他们说（这是不合乎事实的，朝鲜、越南以及无数其他冲突造成了死亡，这些无可反驳的实例可以用来作为反证）：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已成为不可能了。政治上的多极化现象，将孕育全球的国际主义。超音速的飞机、现代化的交通、技术革命方面的奇迹，都可用来促成“人类的兄弟关系”；世界真能变成“天下一家”，人们也可以避免自相残杀了。

不抱奢望的或是比较现实的观察家们，不指望人类世界上会有那种一帆风顺的改善，但是他们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问题的僵局，假如有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突破，就可能为用政治来解决世界问题扫清道路。甚至象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沃尔特·罗斯托那样一个头脑冷静的理想主义者，最近也预言将出现一个较大稳定的时代。他说：“好战的传奇式的革命家们”似乎正在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越南战争也许是战后时代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对抗”。

这种不恰当的乐观主义，大都是由越南战争在某些美国公众中所造成的那种心理上的挫败感引起的，这很可能导致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快意——一种民族的自我安慰感，或者导致我们从周围世界撤退。它的确已导致了一种新孤立主义以及一种反黠武、反权势集团的巨大浪潮。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一直是好打如意算盘、渴望变梦想为现实的，我们易于把任何国家、民族或人民都想得那

么好，而缺乏那种只有通过对历史的长期观察才有的冷静头脑。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也一直易于把打过的仗忘掉，把流血、灾难和讨厌的东西抛在脑后，把战争中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安全组织毁掉，去为一个新的未来欢呼，而不去正视象旧世界那样千疮百孔的战后世界。现在我们已经打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消灭战争的战争”；今天在国内有许多呼声都这样指出，结束越南战争将会导致一个稳定的、甚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如果美国限制军备，苏联也将会跟着照样干。

总而言之，这是胡说。

满足于理想主义、对于明天的希望、超过我们力所能及的设想，这些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成份，事实上也是人的生活的主要成份。但是，不应以此掩盖历史上的肮脏事实，或粉饰人的好斗习性。战争这个病症，是没有简易疗法的，我们不能指望现在就出现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和对人类的研究，为驳斥那些打如意算盘的人们提供了基本事实。

回顾一下以往各个世纪，越南战争和二十世纪的其它战争，不过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人对人的残忍暴行里所增添的一些插曲而已。从历史上看，自人类开始有记载以来，某种形式的战争已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几乎是接连不断的现象。对美国人来说，越南战争在近年来是唯一的战争，但在它激烈进行的时候，至少还有十处其他的冲突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同时发生，其中有些冲突的规模和范围，虽不能同越南战争相比，可是在这些冲突中，死的照样死了，伤员们所忍受的痛苦也并不比越南战争

中的伤员轻些。一些以种族的、民族的、地区的、民间的、革命的、宗教的和游击的武装暴力行为为表现形式的战争，已经激烈地发生在也门，发生在南阿拉伯沿着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边境地方，发生在库尔迪斯^①的土地上，发生在印度的那加兰邦^②，起初是沿着中印边界，后来或许扩展到西藏，甚至中国，发生在菲律宾的人民军所在地区，发生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发生在尼日利亚和苏丹，断续地发生在刚果和葡属非洲殖民地，并且，某些人甚至会说，发生在美国的街道上。

即使有人玩弄字眼，宁可把人类癖好使用武装暴力的所有这些表现，斥之为“骚动”或“叛乱”，而不愿称之为“战争”，那也不能从历史的记载中找到任何安慰。

1940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世界上的战争》这一备忘录中，回顾了人类的历史，并引用了伊凡·S·布洛克的著名论文《战争的未来》里的话，指出“这些分析……表明从公元前1496年到公元1861年，一个长达三千三百五十七年的时期中，只有二百二十七年的和平，而有三千一百三十年的战争；换句话说，每有一年和平，就有十三年战争。”

当然，世界战争——真正的大战——反复发生的次数已经大大地减少了，这是事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恰好经过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在曾经震撼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① 在土耳其南部。——译者

② 在印度东部，与中国、缅甸毗邻。印度国会于1960年8月1日通过法案在那加地区设邦。那加人民不承认自己是印度的一个少数民族，从1955年开始，为要求独立、实行民族自决，一直坚持武装斗争。——译者

间，有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被普遍认作和平和稳定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即全盛的“黄金时代”。它确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对于那些在世界战场上阵亡或残废的人们来说，却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从拿破仑征服（欧洲），到马恩（河）战役^①之间的那个时期内，美国曾于1812年同英国打过仗，1846到1848年同墨西哥打过仗，在大规模的内战时期又造成了本国分裂，还在二十次小规模的血流成河的冲突中霸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打败了西班牙。在这些“黄金年代”里，同样也发生过英国征服印度、德国崛起于欧洲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南非战争和许多其他的冲突，其中有些持续数年之久。显然，十九世纪的“太平盛世”这个字眼，在用语上是一个矛盾。

在现代，被解释为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的战争，次数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诚然，自从核时代开始以来，人们在运用可怕的新技术力量方面，曾表现出有所克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世界大战、核大战和无限战争。

但这不足为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四十到六十次以上规模相当大的战争中——其确切数字取决于人们是否把那些有组织的武装暴力事件包括在内——就其卷入的人数、耗费的代价、人员的伤亡及其后果来说，有许多都是较大的战争。而且有人做过这样一个估计：每年所发生的影响及于全世界的暴力事件，从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于1918年在马恩河地区对协约国军队发动进攻的一次大战役，结果德军失败。——译者

1958年的三十四次增加到1965年的五十八次^①。

从1945年以来,美国打过两次较大的战争。在三十七个月的朝鲜战争中,双方(联合国军司令部和朝鲜、北朝鲜共产党军)遭受了总计超过二百五十万的伤亡(包括死亡、受伤和失踪);在越南,从1961年起到1969年底,据不完全的统计,双方死亡人数总计约有七十六万五千人。在尼日利亚内战中牺牲的约有一百万人,大多是平民。即使是短暂的印巴战争,就两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遭受的后果来说,也是一次较大的战争。

所以“有限战争”这个名词,可以包括整个范围的冲突:从小队武装人员的冲突直到国家的冲突。其中有些冲突,从军事上、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后果来看,几乎同那些所谓的世界大战或较大的战争具有同样深远的影响。而且,对阵亡者来说,不论是死于原子弹的火焰之中,还是死在炸弹的铁片之下,死亡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过去还能作为未来的任何借鉴的话,历史就提供了某些颇能使人信服的统计,证明和平并不是近在咫尺的。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借鉴。昆西·赖特(在《战争的研究》一书中)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大胆从事于分析战争和确定其原因。包括赖特在内的这些钻研较深的学者们,都强调了经济决定论者、政治决定论者、理想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极端的“天下一家论者”以及极端的狭隘爱

^① 小阿莫斯·A·乔丹陆军上校主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安全发生的问题》,1967年纽约:普雷格版,引自其中由保罗·F·戈尔曼中校所写的一章《内部防御与不发达国家》第127页。

国主义者所不愿认可的东西——照赖特的说法，这就是“战争不是起源于单单一种原因。和平乃是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①

当代的某些乐观主义者曾经断定：人的政治集团和经济发展，有助于这种均势的形成，而武器本身的威力也曾使战争减少了。但赖特认为：“在技术和文化迅速变革的时期，战争的次数和猛烈程度都在日趋增加，因为常常包含习性在内的调整，是时间的一个函数。”^②

接受这种说法的那些人，是不能从那里得到多大安慰的，因为在历史上，也许从未有过象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巨大的技术和文化变革的时期。在人生不过百年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就从煤发展到核动力，从马车发展到内燃机，从口语发展到无线电，从骑马发展到超音速喷气式飞机，这是一个急剧的技术上的变化，而伴随着技术革命而来的文化变革，已经超越了所有各国的国界。的确，我们的文明的重大危机之一，已被恰当地称作价值的危机；那些旧的信念大部分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人们正在技术、文化和精神变革的荒野中摸索出路。

如果承认赖特的论点是对的，那么世世代代反复出现的战争，似乎可以表明：在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地方，人从来就是处于“技术和文化迅速变革”这样一种永续的状况之中的。

对于战争原因的探索，不管是卖弄学问的或者有时

① 昆西·赖特《战争的研究》，1942年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版，第2卷第1284页。

② 同上书，第1285页。

是供人私下参考的,所取得的唯一共同原因,都是人的本身。正如柏拉图所说过的:“战争、战役和革命,都来自人以及人的欲望。”人是好斗的动物,虽然人们不愿承认这一点。

罗伯特·阿德里在他那本玄妙的著作《非洲人的起源》中,探索了现代人类学上的某些发现,从而设想: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人是来自“直立行走的类人猿,并非来自下凡的天使,而且类人猿是拿有武器的凶手”。他把人看作是“由不能根除的动物本能所支配的,……世界上所仅见的最老练的掠夺者”,而把战争看作是“有史以来人类表现的最自然的形式”^①。

阿德里先生在《非洲人的起源》和后来续著的《领土不容侵犯》^②等书中,还曾指出:从我们动物的祖先,以及从那些骨骼粗壮、毛发浓密、穴居野处的原始人那里,经过亿万年所遗传下来的那些本能的冲动,或“某些同有记载的人类生活一样古老的行为模式”,仍然在我们中间埋藏得很深。因此,造成战争的是人的本性,而不是人所创立的那些经济的或政治的制度。

诚然,有许多科学家瞧不起阿德里这样一个业余作家,特别是对人类学家们来说,这位由剧作家改行的科学家更是一个引起非议的人物。但是人们不能轻易地无视康拉德·洛伦茨在《论侵略》一书中所提出的论断:“兽和人的好斗本性是针对其同类的。”

① 罗伯特·阿德里《非洲人的起源》,1963年纽约:德尔版(平装本),第323、324、348页。

② 罗伯特·阿德里《领土不容侵犯》,1966年纽约:德尔版(平装本)。

如在克罗马努人^①中，好斗的本性一直是一种“原始的推动力”；它“推动着象亚历山大或拿破仑这样的人，去牺牲千百万生命，以图一统天下于其王权之下。”为什么“人类的行为如此不可理解”这个谜，只能以这样的假定来解答：即“人类的行为……决不是单单由理智和文化传统来决定的，还要受所有与生物种族发展史相适应的本能行为的全部规律的支配。”^②

这两种解说——对于那些认为人兽悬殊和人性“本善”的陈旧传统信念具有如此的挑战性——由于两位作者都是乐观主义派而变得更有力量了。洛伦茨把“幽默和知识”以及好斗本性的升华^③（虽然决不是它的消失），看作是明天的希望；阿德里则相信人们对于领土要求的本能，如能加以利用和使它升华，那就可能变成遏制人类自我毁灭的一种力量。

但是，这两位以及其他许多现实主义的学者们，都同意人是他自己的最凶恶的敌人，同时在人的本身就潜伏着战争的祸根。他们对于动物行为的研究，以及为了今天取得教训而对往事的解释，都比他们对于未来的预言更显得令人信服。对于明天，他们却以希望代替科学，并

① 欧罗巴人种的古代代表者，约生存在十万年前。——译者

② 康拉德·洛伦茨《论侵略》，1966年纽约：哈考德、布雷斯和沃尔德版。关于相反的观点，可参阅M·F·阿什利·蒙塔古编《人与侵略》，1969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书中一些撰稿人强调“人类历史与文化制度的无比重要性”，但依本著者的意见，则如阿德里和洛伦茨所述，历史似乎强调人类本能行为的重要性。

③ 奥地利资产阶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术语。指被压抑于无意识中的本能冲动，转向社会所许可的活动中去求得变相的、象征性的满足。——译者

且假定人类是会使用合理的方法的，而对这种合理的方法，在整个历史中人们一直是置若罔闻的。

根据以往的历史以及对于人的任何研究来判断，战争显然是被人类相沿成习了，战争在我们的传统中，在我们的历史中，在我们的风尚中，在我们的习惯中以及在我们的本能中，占着如此之大的部分，以致看起来好象人类各集团之间的某些有组织的武装冲突形式将会无限期地存留下去，也许会与人类共存亡。

“……战争受人类本能和态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好象非到人类发生了什么新的奇迹，战争是不会消失的。而这……正如托马斯·莫尔^①所讲的乌托邦降临的那种情况一样，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有的。”^②

当然，消除战争和结束当前的冲突并不是一回事；战争的消除，持最乐观的看法，也需要长期的、缓慢的、悲剧性的努力，或许将来也象过去那样是注定要失败的。

但是，人们难道就不能期望从越南战争的结束中，获得一个较小的成就——即获得一个较大程度的稳定时期的开始，解决一些最近曾经扰乱过世界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麻烦问题吗？

对于下面各章所提出的一些世界问题，即使作一个概略的考察，也能看出它们的答案势必是错综复杂的。

越南战争，只不过是我們所处的那个大震荡时代里

①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乌托邦》等书。——译者

② 罗伯特·莱基《战争》，1970年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版，第182页。